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七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

十月己巳史浩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  
玉牒兼侍讀遷左中大夫

除

浩字直翁慶元鄞縣人浩由太學博士改秩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紹興三十年二月孝宗自普安郡王立為皇子封建王以史浩為直講王十朋為小學教授三十二年六月立為皇太子以宗正少卿張闡為右諭德起居郎

史浩為左庶子六月丙子即帝位高宗稱太上  
皇帝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帝既即位以史  
浩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是月遂除叅知政事九月戊辰兼權知樞密院  
事十一月辛酉免兼從所請也十二月乙丑帝  
朝史浩論樞密院合使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  
對仁宗皇帝故事上曰正合朕所見陳康伯力  
辭上曰此不易之論毋多遜也詔宰相今後依  
舊兼樞密使逆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  
為先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

往問孰為大王計悞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  
史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  
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  
懇到高宗聞議出於公歎曰真王府官也廟堂  
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行而  
內禪之意決矣公明年正月遂拜相

行狀

十月己巳葉義問罷知樞密院事

自左通議大夫為  
資政殿學士提學

太平興  
國宮

義問自紹興三十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  
月除知樞密院事三十二年七月兼權叅知政

事是月罷執政踰二年上初即位除義問左通  
 議大夫至是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周操交  
 章彈義問義問乞解機政故有是命張震再論  
 義問以誤國得罪貪黷見黜願褫職罷祠詔義  
 問改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  
 元年三月右諫議大夫劉度御史中丞辛次膺  
 相繼論列義問落職依前提舉興國宮饒州居  
 任後復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八月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戊子張燾同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除

燾奏當今弊政宜有所更革上乃曰朕惟天下  
 有弊事無弊法今日之弊在乎因仍習俗若改  
 而更張宮商斯在張燾所奏犁然有契予衷詔  
 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以聞

十二月丁卯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

宰相仍舊兼樞密使

制曰熙帝載而使宅百揆時有賴於一賢佐天子而  
 鎮撫四夷事難分於二柄爰稽古訓加賁宗臣賸維  
 文武之兼資並用安危之注意錫以渙命颺於廟朝  
 具官陳康伯 渾厚而直剛溫方而和裕學足以探天人之  
 蹟識足以周事物之幾正論不回凜松栢後凋之操

至誠自守抱蘋繁明信之衷蚤際遇於上皇遂登崇  
 於碩輔望隆華夏名著鼎彝胡馬飲江首決親征之  
 策時龍御漢獨高顯相之功朕惟兵律之尚煩念邊  
 防之未靖欲圖妙筭協濟多虞考藝祖仁宗之宏規  
 遵建炎紹興之聖政肆令東府仍莞西樞興言屬任  
 之專宜有䟽榮之寵是用申哀徽數特表殊庸方邑  
 增腴并實新畬之八公圭胙國進荒故里之封亶峻  
 民瞻允符僉穆於戲宣王復文武之境倚元老之壯  
 猶齊人歸鄆謹之田資真儒之無敵顧有為者亦若  
 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其追繼於前修以益光於永世

隆興元年 癸未

正月庚午史浩右僕射自叅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

制曰朕欽奉聖謨惕臨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  
 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眷予賢佐久  
 穆政塗宜陞次輔之聯誕播明廷之號具官高明而  
 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  
 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為憲於萬邦蚤由顓俊之公夙  
 有濟時之望資爾耆德傳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  
 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傳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

入參於機務以心膂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  
而知無不為一新萬化之原寢格九功之叙肆稽民  
譽其遂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啟封侯之宇崇階增  
峻多戶申陪惟眷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  
欲循堯道而致時雍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予欲廣  
文聲而卒外攘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心  
而安四海守宋璟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  
望

公既相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  
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

者次第昭雪悉從之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  
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宮有私酤  
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宦  
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  
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  
以為疑若暴其罪惡恐啟兩宮之間願少須之  
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知溫州自是益無纖芥  
之隙

同日張浚樞密使

自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江淮東  
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魏國

除公

初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歎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祇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被上皇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陲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繫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上皇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殞無貳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三即引見上見公改容體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

命內侍賜公座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云云上悚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為法公見上天錫英武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進封魏國公浚辭少傅詔勉從所請

除少傅制曰周公三年而歸大慰國人之望吉甫萬邦為憲是增盟府之勳眷予社稷之元臣方茂邊陲之重寄誕敷制綍敷告廷紳具官張浚自明克誠允文且

武事親之孝實上通於神明許國之忠可兼貫於日月蚤登庸於次輔克左右於中興一德格天四海奠枕殊方震懼聞姓字以膽寒多士歸依想儀容而心悅即其効之若此知夫中之所存乃因勤勞旋請閑退久徜徉於泉石靡事浮沉茲表裏於江淮果煩經畧太上皇深惟眷注予一人敢後褒崇締冕篆車峻陞亞傅綉裳黼袞改胙大邦增使節以寵元戎總兵符而護諸將尚仍書殿之貴以壯轅門之權進行戶封增陪并賦以究經綸之蘊以終恢復之圖於戲誦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明之助鑒光武略地

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為先勉期戢於干戈佇歸安

於槐鼎伊惟耆哲奚俟訓詞

此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專一措置

兩淮軍馬除時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子

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棫赴

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

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

原之心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顏貌曰朕倚魏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是年正月九日制除

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屯駐兵馬依前

少傅魏國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應干恩數並



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除樞密使制曰矐神武以折遐衝莫重本兵之任倣  
師徒而討亂略尤嚴督府之權自非文武之兼資曷  
稱安危之劇寄疇咨舊德屬我宗臣其敷廷綍之華  
亶告垂紳之聽張具官器周而用遠實大而聲聞學造  
聖真適堯舜文王之道行高世表會曾騫孝已之名  
蚤際遇於中興寢延登於次輔言言忠烈與日月以  
爭光表表功名安社稷以為悅肆予紹服趣使來歸  
表裏江淮畀中權而獨運汎掃宇宙抱素志以弗渝  
顧委任之雖專念規拳之未究是用峻登樞筦肇正

使名考葛亮總戎之稱用謝安督軍之號載疇多賦  
併衍新畬益昭幕府之光增重本朝之勢於戲吉甫  
為憲先元戎十乘以啟行裴度視師宜兩河諸侯之  
聽命惟位崇者報益厚惟望峻者志彌堅其茂對於  
孚休終有辭於永世

三月詔公赴行在既至上從公言乃命李顯忠  
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等  
大破虜將蒲察徒穆及偽知泗州周仁與蕭琦  
等降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上手書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時虜名酋猛將

降執係道精甲利兵破亡不啻三倍是後不能復為靈壁虹縣之屯矣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而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大至既戰我師小不利軍心頗搖顯忠遂夜引歸公獨與子栻留盱眙俾將士悉歸慙而後還維揚具奏待罪上手書拊勞公復奏有旨降特進為江淮宣撫使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如此五月癸酉以少傅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屯駐軍馬兼都督

荆襄軍馬張浚降授特進依前樞密使都督以兵敗於宿州故也六月輔臣進呈降授特進樞密使張浚見措置江淮軍馬理宜增重事權詔可復都督江淮軍馬初浚以符离之役降特進上曰罷樞密使宰臣陳康伯奏曰如此却是罷政上曰可改都督府為宣撫司至是叅贊軍事陳俊卿奏降官示罰古法也亦其自請改都督府為宣撫司恐使人情觀望號令不行上曰此未可也及殿中侍御史周操論都督之名實國家用人之權柄豈得亦行遞減上曰此論甚當

可與復都督府康伯奏已有指揮召浚之子棧候到日降指揮上然之八月浚復都督

二月癸未黃祖舜罷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祖舜自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是年二月罷在樞府一年餘上初即位除左通

議大夫七月壬戌兼權叅知政事是月祖舜累

引疾乞解機務故有是除乾道元年正月提舉

太平興國宮三月卒累左通奉大夫贈銀青光

祿大夫

三月癸巳張燾叅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太中大夫除

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左中大夫除

燾再辭新除叅知政事恩命詔燾為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奏乞還鄉治疾從

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乾道三年九月卒

贈宣奉大夫謚曰忠定○次膺字起李其先東

萊人山東亂舉其家南渡

五月史浩罷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宅百揆以奮庸夙倚代天之業以八命而作牧

有嚴分陝之權賧次輔之能賢釋近司之重任其孚

大號用諗羣工具官心術通明器資疆濟植學造聖

賢之與摛文寡河漢之華由義居仁自許古人之事業垂聲邁烈庶幾君子之風猷屬予纂序之初積以潛藩之舊甫經半載躡寘中台位雖峻而愈謙事益多而益辨方今內政粗修而國論未一遠人不服而邊虞實深俾圖莫適於攸居救弊方期於公道嘉謀嘉猷則入告繫左右之是資朕心朕德惟乃知亦始終之弗替曾微纖芥遽露封章荐形懇款之辭蔑副挽留之意俾歸相印肆舉邦彝昇邃職於殊恩疏榮既腆准介藩於全越席寵維新以昭體貌之公以薦股肱之脊申褒蕃數亶謂隆私於戲三階平而風雨

時相慶君臣之遇九里潤而京師福勿云中外之殊往祇忱言永綏燕譽

浩自是年正月拜右僕射至五月罷入相四月以不與出師之議力丐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也○初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力爭其不可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乞進兵公又奏之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孝宗感悟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僥倖今不審思

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百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

為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入奏言甚切至公又與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相公老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相公若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為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即時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

馬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如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公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有為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水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

上降詔罪已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努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行狀○乾

道四年二月輔臣進呈陳天麟知成都府昨日得旨別擇人上曰朕思之難得其人史浩却有才可以去陳俊卿奏其人明了極可用但其親老恐未必樂遠去上曰不得已須教去蓋難得人數年不相見亦未衰否俊卿奏史浩未滿六十可惜久閑上曰可令速來奏事陳天麟依舊

知襄陽府史浩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洞霄宮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六年三月戊寅授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差遣其恩數並依前宰相例施行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乾道八年九月七日服闋除知福州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二十五日特授開府議同三司判福州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淳熙四年二月史浩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浩見于內殿奏謝新除并陳衰老多病且乞任便居住上曰方始相見未可言此於是詔史浩令於宰相東壁一片歇空立班四叅日叅依次序別班起居

丁未辛次膺叅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洪遵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左中大夫除

癸亥汪澈罷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澈自紹興三十二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一年餘上初即位除左通議大夫七月以叅知政事汪澈為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至是引疾乞祠故有是命會右諫議大夫王大

寶論澈詔澈落職依舊提舉洞霄宮台州居住

六月戊辰周葵叅知政事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遷左  
太中大夫除二年七月已

已兼權知  
樞密院事

戊寅辛次膺罷叅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

次膺自是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叅

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三月次膺以疾求罷章

十數上不允及入謝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

自親擢天下皆知臣等薦其方正湯思退趨召

將至闕下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

人其謂何臣實苦筋力疲憊恐誤國事上為之

惻然踰月求去不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明年六月致仕間居者八年六月卒臨終親

作遺表萬言力贊恢復而不及私年七十九贈

光祿大夫

七月庚寅湯思退拜右相自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  
光祿大夫充醴泉觀使兼

侍讀除特進右僕射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封榮國公

制曰熙庶績而代天須弼疑之並置肩一心而事國

乃揆牧之迭居眷時宗工久去宰路方虛位之不補

亶維賢之是圖肆於來歸渙以大號具官湯  
思退宏寬而



剛毅端靖而疏通學深造於聖微識洞明於事變卓爾佐王之略偉發謨而逢辰煥然經世之文嘉載道以行遠爰結知於太上遂登冠於冢司辭色粹夷潛消中外之釁精誠孚達坐格陰陽之和願委任而責成念勤勞而均逸欲考功而試以馮翊尚施福而及於京師自朕纂臨尤先求舊君陳分正固多入告之謀猷姬旦於征宜備往迎之袞綉是用賜環趣召前席咨詢少紆真館之游姑進露門之讀然所為親賢之急蓋倚以復相之懷是符中台俾職亞輔仍付本兵之寄載崇馭貴之階建於上公陪以多賦併昭眷

渥庸侈徽章於戲如晦至卒從元齡將協衷而相濟陳平今願遜周勃適居次以何嫌往殫厥心同底于

治錢周材詞

十二月丁巳朔陳康伯罷相

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封福國公

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盼明命誕告治朝具官陳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

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  
 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  
 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  
 如金石勲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  
 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偃僂陳詞  
 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  
 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  
 於故里載疇井邑併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  
 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  
 深勿替告猷之舊

康伯自紹興二十九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十一  
 年三月拜左僕射三十二年十二月兼樞密使  
 是年十二月罷在相位四年至是出判信州上  
 曰韓琦亦曾判相州康伯極有德量有佐命之  
 功右僕射湯思退奏陳康伯德量能鎮墜事誠  
 如聖諭上曰朕不忘之他日復召用康伯尋  
 自陳遂為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六月判紹興府  
 九月詔陳康伯依舊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先是  
 召赴行在康伯以疾辭故也

丁丑湯思退左僕射自特進右僕射榮國公授左  
 僕射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

張浚右僕射自降授特進樞密使魏國公授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依前都督江淮東

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

思退左僕射制曰握符以臨四海論相故必惟其能當軸而長百僚尊君則宜正其體眷予碩輔載秉化鈞顧左揆之仍虛曷具瞻之攸屬矧登崇之典自昔且注倚之懷愈隆用升元台寔允衆聽具官湯思退風猷峻茂器範深純鍾山岳之炳靈蘊星辰之精粹力堪治劇幹旋之易若轉圜識洞微幾裁決之明如指掌蚤出逢於休旦爰歷踐於要塗久勤機務之煩遂冠冢司之重雖或均於勞逸然常係於安危才任宰衡猶詳試其政事心存王室乃入告於謀猷是膺前席

之思俄被賜環之趣繫樊侯之補袞若伊尹之格天庶周歎儀圖之難而商推專美之間其進持於魁柄以觀獨運之能且改胙於名邦以示有加之寵乘茲會遇寔格隆昌於戲奏位次而莫先雅欲肖何之處乎上咸成功而匪懈正須姬旦之圖其終往茂堅不息之誠庸光輔日新之治究爾丕烈佐予宏規

二年正月上謂思退等曰卿等近日極留意政事要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乃堂吏之事二月思退改封岐國公以思退言國朝自天聖以來無以慶國為封者故有是命二年九

月癸卯除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思退言臣備位宰相被命督師敵人雖已議和奉使尚未過界況屯邊之兵數十百萬霜寒暴露臣欲擇日同屬官起發至淮上布宣德意撫勞師徒從之卒辭不行

浚右僕射制曰總營屯而靖難既顯暢於國威輔衡軸而代工將共調於王化朕纂承丕緒宏濟多虞眷夫夙艾之良寔乃倚毗之舊蓋以一時之元老而久服屢於疆場因四海之具瞻而使歸翊於岩廊庸錫徽章誕敷渙號

張具官浚

中外之安危識洞古今之治亂更委二柄備殫百為雇讒波之滔天維忠氣之貫日吾適不用則鄰壤有輕秦之心我必能興蓋所懷維強楚之略茲往嚴於師律遂遐憺於皇靈挫猘猢之噬吞破虬蠹之贅聚陰杜窺邊之釁寢堅款塞之誠念功烈之未終猶稽素志觀規摹之甚遠實肇宏圖是用復延登於宰庭仍總督於軍壘若涉於川之藉舟楫若固其室之資棟楹勢雖異宜意則兼注於戲酌倅樽以獻政須平仲之在齊借前箸而籌終賴子房之謀漢未鞭笞於排難解紛之日而填撫乃安民和衆之方尚思厥猷

期協於道錢周材詞

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志寧貽書三

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為右相

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大倡和議建議

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

即奏乞退上賜手書召公既至入見上首諭公

以欲奪委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

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

使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等待命境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

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云云上諭當直學士

錢周材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為左僕射而公

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杖入

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

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素國事

上令公條具奏公薦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

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

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

蓋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柎莫冲

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

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胡昉等還不為虜屈上令栻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拜并一行禮物竝回○先是公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遂陰與其黨謀為傾陷之計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

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有非人力所能為者乃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丁丑張浚罷右僕射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國公

制曰宅百揆而督五兵正賴籌邊之効冠三孤而張

六纛曲隆制閫之權我有明綰於拱著具官材尊張浚

王佐道聳民瞻節操堅剛曾歲寒之不改規模遠大

寧日仄而遂休蚤逢陽九之交上應魁三之蒙叱王

尊之馭亘井絡以蜚聲下揚僕之舡空潢池而掃祲

更險夷而一致謂文武之兼資粵從綠野之遊殆為

蒼生而起肆予嗣服卽俾來朝提江淮表裏之封盡  
顯總統佩將相安危之寄式重倚毗三年於茲庶績  
用乂蒐乘補卒亦旣輸勞增埤浚隍未嘗徹警孟明  
報彭衙之役獨負壯猷武侯引銜亭之愆靡形愠色  
朕念疆垂之久戍詔師衆以代更分遣從臣往宣使  
指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長  
告疊覽指瑕之奏且披請老之章欲畀舊官蓋無故  
事是用出楓宸之異渥超棘位之危班蕩節有光擇  
合肥之名鎮甘棠弗翦臨長樂之价藩行以圭腴侈  
其真食於戲春秋責備於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

加禮於大臣固始終之不替其綏吉履母有遐心

浚自隆興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是  
年四月罷再入相纔五日○初上命公按視江  
淮旣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  
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及之望等還思退等因  
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  
乃令其黨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而穡專主其議  
百計毀公督府叅議官馮方徧行兩淮築治城  
壘最為勞勩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惠之使  
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方遂罷又論公所費國

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為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他事機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官張深等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西訪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為拒命跋扈思退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許而公自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

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疏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月除醴泉觀使前雖議四月幸建康至是而公已去國矣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爾八月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棧等坐前問國



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而薨  
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傅公歿五  
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  
賜謚忠獻狀行○浚自幼卽有濟時志在京城  
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賊  
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  
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  
至誠無倦為先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陝  
卽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復陳宗廟大  
計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冲充訓

道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  
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錢塘易以安肆難以號  
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為言稟性  
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  
及大赦網貶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韓世  
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  
獨稱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凡澁以才學為高  
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繳駁浚言不可以臣故  
違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當國多所  
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

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侍從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關陝吳玠吳玘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於朝卒成順昌之奇功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為名將事母至孝彗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為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

意乃決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事兄澠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宗族○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輔臣進呈文字間上宣諭王淮等曰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可檢照史冊并詢訪事實奏來淮等奏羣臣有以張浚為當配饗高宗廟庭者上曰張浚首失五路符离敗師踈脫不少又且昧於知人初到闕時薦引蜀士及至召對專事諂諛殊無可采如呂祉覆師亦皆不知人之過却是有志若論復辟韓世忠之功顯然可知者後遂以呂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浚竝配饗高宗廟庭

七月丁亥洪遵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左中大夫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太

平興國官

遵自隆興元年五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七

月罷在樞府一年餘

八月己酉賀允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

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

是年六月允中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慮

其以年老辭令學士院依故事降詔召赴闕是

月遂有此除九月允中以開啟會慶聖節拈香

拜不能起至於顛仆上章自劾詔曰朕方圖治

政賴老成豈以筋力責卿何必自劾十月丁卯

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在樞府兩月

九月辛丑王之望自左諫議大夫淮西宣諭使遷左中大夫除

之望字瞻叔襄陽谷城人紹興三年官于台因

家馬持節入蜀徧歷外臺以王官總軍賦孝宗

即位之望出使九年矣官至太府卿而難其代

詔特增置戶部侍郎陞宣諭使留之於蜀及還

朝仍以戶部侍郎參贊都督府初見上○開除

時事上大喜有大用意遂自左諫議大夫淮西

宣諭使拜參知政事中使李彥直至建康宣押  
 賜之宸翰有謀皆朕同規摹甚遠之語尋入朝  
 上慰勞甚至之望曰執政自外除國朝曠典慶  
 曆中韓琦范仲淹立功西鄙就除樞副亦未有  
 自諫議大夫而為參預者上曰稍定待與卿理  
 會天下事俄兼同知樞密院事尋差充督視又  
 改除同都督江淮軍馬先是左相湯思退為都  
 督楊存中為同都督又以之望為之之望奏用  
 宰相為都督者本欲事權歸一也今思退開府  
 兩月忽一旦改命則思退固自難處存中既已

一面措置而又添一同都督則存中又不敢專  
 存中官為三師臣備員二府權勢相敵不能相  
 統議論之際誰敢相發相異則或至紛爭相推  
 則有失事機使諸將何所稟承上乃可其奏時  
 虜人在滁濠間淮東受敵之望乃自請行遂以  
 參政行府勞師江淮行○十月己巳兼同知樞  
 密院事之望辭免兼同知詔樞機之任藉卿同  
 德以濟國事毋復固辭之望乞往江上勞師從  
 之

十一月辛卯湯思退罷左僕射授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太平興國宮依前

時進岐國公  
任便居住

制曰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  
時具瞻於進退瞻惟雅望久翊繁機既殫工印之  
誠宜厚秉鈞之禮誕敷坦制直告羣工具官湯器宇  
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專美於有商品淵  
騫之篇揚雄度越於諸子軒然後域藉甚要津烜赫  
北門擬絲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帷幄之良籌結慈  
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粵予纂紹復俾贊襄積熙  
載之忠規罄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爾忘私  
應變守文當以今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

甚堅選衆舉臯陶任蓋遵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已  
洎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懷失我和羹之助茲惟渥典  
用賁歸途鼎祕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  
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青氈  
之舊喜愠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游無起遐心斯能  
終譽

思退自隆興元年七月拜右僕射十二月拜左  
僕射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一年餘○右諫議  
大夫尹穡侍御史晁公武言比因敵人聚兵境  
上首除湯思退都督而思退作計遷延屢行屢

上及詔旨促發度不能辭力於奏對之際佯為  
 戰灼畏懼之狀以幸終免陛下知其不能任事  
 憐而從之許其解職思退不得已即乞罷政陛  
 下未忍誅竄且除職奉祠云云又言思退急欲  
 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  
 輟修海舡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  
 唐鄧之戍又於制詞中明言我守邊如兒戲使  
 虜人知之既報敵兵渡淮思退領都督之職專  
 為全軀保妻子之計巧求自便其姦狡大率効  
 法秦檜既獨領三省又置機速兵籍兩房盡奪

樞密院事合四職為一與猾胥老吏輩共為之  
 內不使官屬參預外不使臺諫知聞是致嘲謗  
 溢於市廛笑侮流於軍伍詔思退落職錫爵永  
 州居住是月處州奏特進湯思退歸至處州界  
 在靈山寺身故詔令歸葬初封榮慶後封岐

戊戌陳康伯左僕射自少保觀使福國公拜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依前少保進封魯國公再入相

制曰咨四岳有能奮庸實係朝廷之輕重圖舊人越  
 惟共政允藉老成之典刑允諧虛左之求蓋積處中  
 之望誕颺渙冊直告昕庭具官陳康伯用博而適時量宏

而容物閫奧莫窺乎畛域奴隸皆知其清明學過況  
雄貫古今之千載道侔伊呂踰前後之數公咸德慈  
闡有聲揆路如著龜之決事以柱石而尊朝胡騎投  
鞭軫抱火寢薪之慮周京奠枕賴濟川作楫之功輔  
我重華歷夫再歲轉洪鈞之一氣塊札無私陳泰階  
之六符規摹可久方焦心多壘之日豈袖手東山之  
年甲戒使軺趣迎公哀庶交修於內治能潛弭於外  
虞剛畝不忘其君庸見忠臣之義彌縫而藏諸用益  
躋天下之安是用再冠魁衡仍司樞筦侈多田之真  
賦荒大國之新封以昭物采之儀以寵岩廊之寄於

戲武丁得一傳說斯商道之復興江左自有夷吾宜

晉人之相慶爾惟敬明乃訓邦其永孚于休

洪造詞

康伯再召拜尚書左僕射時康伯已病康伯之  
未至也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上書乞詔用康  
伯聞之不樂曰國家艱危主上英武當得非常  
之佐顧老且病何用乎康伯既至而北師退○  
先是臣僚言相位久虛詔陳康伯疾速星夜兼  
程前來又詔令不候辭免降詔批荅指揮既至  
內殿起居畢上殿賜坐賜茶詔權令乘肩輿出  
入皇城門至殿前外又詔康伯餘疾未平可隔

日一朝每日赴都堂治事詔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又詔陳康伯長男偉節為直秘閣次男安節依慶曆宰相龐藉子元英例特賜同進士出身乾道元年正月庚申康伯抗章引疾且以北使到闕乞辭位詔曰朕方倚卿為重遽復引疾西去似未諭眷懷雖鄰使在廷何傷體貌宜加嗇養勿復有陳

辛丑錢端禮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賜同進

士出身提舉德壽宮尋權參知政事

壬寅虞允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顯謨閣學士知平

江府召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允文字彬甫蜀僊井人

閏十一月丙辰周葵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癸自隆興元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一年乾道六年三月以左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致仕

乙亥王之望罷參知政事自左中大夫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之望自是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在政府甫兩月之望既拜參貳兼行右府時和戰未決衆論不齊遂除職奉祠而去乾道元年四月起



知福州為帥四年尋加資政殿大學士改知溫

州七年二月乙卯致仕上為輟朝贈宣

十二月辛卯錢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自簽

書樞密院事除

乾道元年正月自右通議大夫兼提舉德壽宮

除兼充德壽宮使

同日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左朝請大夫

簽書樞密院事除

王剛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乾道元年乙酉

二月戊申陳康伯罷左僕射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

制曰大臣國之股肱允係朝廷之輕重賢相民之師

表尤觀功業之始終賤時宗工實總魁柄方共熙於

天緯遽祈解於政機誕敷綸綍之公庸肅紳綏之聽

具官陳康伯直方而不撓敦大而有容學洞九流多見聞

而守以約卓德尊一代極高明而道乎中庸膺兩朝

眷注之求積四載經緯之業任重力踰於柱石決疑

謀審於著龜澤潤生民勳在王室自釋鈞衡之寄舉

思哀綉之歸屬外治於邊虞適內虛於相位強起弼

諧之老庶臻嘉靖之期魯用仲尼宜盡復汶陽之舊

晉登王導顧何憂江左之危肆上天儲悔禍之休俾  
中國有弭兵之慶方修自治之策以啟非常之元朕  
茲垂拱以抑成公乃逡巡而避寵雖君臣一體之相  
待惟疾之憂念神明異物之所扶何恙不已矧方膺  
於晝接尚入告於辰猷觀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  
釐之失豈意乞身之請略無移晷之淹諒難奪於忱  
辭爰曲從於雅志進位孤卿之冠既侈殊恩通班書  
殿之崇更昭隆眷仍陪井賦之人以為里居之榮於  
戲得賢立邦家之基固未忘於注倚閔勞以官之職  
事姑俾遂於燕申往服寵章永綏福履

蔣芾詞

康伯自隆興二年十一月拜左僕射乾道元年  
二月致仕再入相凡三月是月二十八日入對  
退○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詔陳康伯薨於位理  
宜優異仍令入內侍省押班賈竑主管敕葬  
薨時年六十九上輟朝三日官其親屬十一人  
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康伯為表章疏議  
溫厚典雅而理致明白既薨鎖院降麻以少師  
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上遣近侍諭當制學士曰  
陳康伯比奏對無一語差當載之制中制所謂  
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釐之失者述上旨也

慶元初以康伯配享孝宗廟庭其孫將作監景參援文彥博例請改謚詔改謚文正初封信福後封魯先

謚文恭

三月庚申虞允文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

密院事除

其在西府皆權參政遂為真猶兼樞密院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六月癸未以左太中大夫致仕戊子○王剛中

薨輟視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賜謚恭簡

四月丙戌洪适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左

中奉大夫知制誥除

适字景伯饒州鄱陽人忠宣公皓長子也與弟

遵同中博學宏詞科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

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八月己丑虞允文罷參知政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允文自隆興二年十一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三月除參知政

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

同日洪适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是月癸巳兼權知樞密院事九月甲戌兼同知樞密院事

葉顯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權尚書除是月癸巳兼

權參知政事

丙申錢端禮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

端禮自隆興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

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九月乾

道四年八月知寧國府後又知紹興府淳熙元

年四月加觀文殿學士尋落觀文改資政與祠

四年二月詔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洞霄

宮錢端禮為資政殿大學士以會赦也八月詔

端禮復觀文殿學士致仕十月贈銀青光祿大

夫

九月甲戌汪澈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十月戊寅洪适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得賢而立邦基尤重秉鈞之任奮庸而熙帝載

宜先注意之求朕稽古以建百官好要而論一相天

其為生良佐底乂我家予惟灼見俊心俾輔台德爰

繹岩瞻之素用符師錫之公有衆在廷無諱聽命具官

洪高明而敦裕篤實而清通與學測於聖幾英識周

乎物表稟資直諒未嘗吐剛而茹柔抗論崇竑無不  
 會文而切理揚於中外之久昭哉望實之孚視草禁  
 林訓辭鼓天下之動本兵樞筦籌策運幄中之良暨  
 秉執於政幾彌參穆於王度總衆職以稱朕意熙庶  
 績以亮天功守彛憲而公正之道開杜請託而僥倖  
 之門塞天休昭格炳泰階六符之輝國勢尊安增大  
 呂九鼎之重是用升亞辯章之貴仍顯宥密之權增  
 峻文階申加多賦予欲修法度於頽靡之後爾其力  
 振於綱維予欲用賞罰於姑息之時爾必大明於黜  
 陟毋獨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而徇私毋

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思容身必任其  
 責於戲成湯受命時則有伊尹格於皇天周室中興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予欲追蹤於治古爾其儷美  
 於昔人惟乃誠以若予訓蔣節詞

同日汪澈樞密使

自左通議大夫知樞密院除

制曰建輔臣以成天功共政必先於求舊有常德以  
 立武事本兵尤賴於得人乃睠儒英夙隆公望念久  
 顯於戎柄宜寵陟於使名敷告治朝誕敷顯冊具官汪澈  
 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備九德之忱恂養一氣以  
 剛大有馳聘古今之學期於致主而澤民有經緯文

武之才見之附衆而威敵蚤受知於慈展爰服采於  
 從班執法中司綱紀正一臺之治總戎外閫精神折  
 千里之衝參筦國成奮熙帝載夷險百為之備歷始  
 終一節以不渝比念秉鈞之良起司留鑰之重儀圖  
 舊弼進長元樞橐弓矢而戢干戈雖篤鄰封之好繕  
 甲兵而補卒乘不忘邊備之修紀律設張謀謨宏遠  
 載嘉乃績實契朕心是用峻升宥地之崇增重政塗  
 之寄胙之侯爵行以戶租於戲進有德則朝廷尊朕  
 既精於顯俊用真賢而天下治爾尚勉於告猷思同  
 寅而協恭期定功而保大欽予時命惟乃之休蔣芾詞

庚寅葉顯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乾道二年

丙戌

三月辛未洪适罷右僕射

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帝王隆體貌  
 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睦惟端揆茲解繁機爰敷制綽  
 之嚴用亶廷紳之衆洪具官性資雋敏心術通明智略  
 湊前綽有論思之美辭章華國形乎播告之修自密  
 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筦旋秉國成方本  
 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政之日奮庸熙載  
 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凝於

懿績遽有嘖於煩言既簡劾之荐聞亦囊封之屢貢  
 是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通書殿之崇班  
 俾遂真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爾宜  
 體於眷懷思勉令猷往祇明命

蔣芾詞

适自乾道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二年三月罷  
 入相凡三月臣寮論其欺君撓法盜權蠹國之  
 罪乞罷其相位不行復又數其六罪有旨報行  
 春霖适引咎乞退諫議大夫林安宅抗疏論适  
 既而臺臣復合辭以奏三月除适觀文殿大學

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數月起知紹興府閱歲有  
 半再奉祠蓋家居十有六年薨淳熙十一年二  
 月贈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致仕洪适為特  
 進

癸酉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  
權吏部尚

書除

四月乙未汪澈罷樞密院使

自左通議大夫除觀文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

澈自乾道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十二月拜  
 樞密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七月澈之奉祠

從所請也乾道四年八月自知寧國府改知福州七年十月除左通奉大夫致仕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自提舉洞霄宮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莊敏

五月庚戌葉顯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顯自乾道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九月臣僚論列顯亦自乞罷遂有此除○八月侍御史王伯庠以論葉顯章疏內指言顯姪元璘受周良臣請求職事獄上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罷侍

御史詔葉顯可召赴行在

同日魏杞參知政事自戊子知樞密院事除樞密院事八月

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戊子知樞密院事除樞密院事八月

辛亥蔣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戊子知樞密院事除樞密院事八月

子兼權參知政事

芾字子禮常州人

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同知樞密院事

安宅自是年五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是月罷執政凡三月淳熙七年正月加端

明殿學士中大夫致仕林安宅正奉大夫八年



卒年八十三

十二月戊寅葉顯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洞霄宮除

顯內殿對畢宣坐賜茶詔除知樞密院事

甲申葉顯左僕射自新除知樞密院事除左通奉大夫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魏杞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顯左僕射制曰大臣以道事君夙茂同寅之効人主

之職論相莫先求舊之圖疇咨秉哲之英起冠調元

之任靈辰協吉孚號揚庭具官德博而智周器闕而

用遠學聖人之道探奧顯於幾先高天下以聲擅貴

名於物表自際明昌之運旋躋輔拂之聯秉心惟合

於至公持論不牽於流俗國厚得賢之盛士興樂職

之風暮年於茲百度咸理補袞而命山甫方切注懷

投杼而疑曾參遽聞勇退朕宣昭名實審克是非既

從有北之投亟下東歸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

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再諭爾政未

厭予衷是用稽迪師虞延登上宰置使總樞機之重

茂官兼史策之清侯社疏封圭田衍食方今敵國雖

和而邊備當戒吏員已衆而官箴咸隲利用厚生力

未臻於善政聚人守位義最急於理財凡此數端賴

吾三事宜思心腹之寄委以茂股肱之始終於戲舜

協帝以重華舉臯陶而不仁者遠湯享天而一德臣  
伊尹故不勞而王尚惟老成無假訓告

杞右僕射制曰明王立政惟人職莫先於籲俊宰相  
代天理物任尤切於奮庸肆疇參預之英亟正久虛  
之位我有渙號揚於治庭具官魏杞博大而高明閱深而

肅

且因循之弊一心利國極彌縫輔贊之功政如衡石  
之平衷靡絲毫之偽察其朴厚可付弼諧今敵國更  
成青海不聞於傳箭黎民樂業潢池無復於弄兵汜  
可小康徂維求定然以吏治尚煩於綜核邦財未覲

於阜蕃官益冗而不清兵雖多而可汰聿開公正之  
路屬在丞疑之臣是用考協吉時延登次揆平章大  
政既資朝夕之輔台典領中樞仍陪夙夜之基命秩  
峻文階之叙侯通鄉社之封行以圭腴錫之真賦併  
厚股肱之寵以昭禮貌之隆於戲宣帝中興魏相號  
有聲之佐太宗致政鄭公多導諫之言其勉紹於祖  
風以祇承於朕志洪邁詞

是月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五  
年二月罷

同日蔣芾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遷左中大夫除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左朝議大夫試吏部尚

書除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先是上猶未能屏翰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時為吏書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為忠臣矣遂有命是

乾道三年丁亥

二月辛巳虞允文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公遷左太

中大夫除

允文見于內殿宣坐賜茶遂除知樞密院事會吳璘卒上謂允文曰今命宣撫使無以易卿其為朕一行六月除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上猶疑其權輕仍以知樞密院遣行稱樞密行府仍除左太中大夫

十一月癸酉葉顥罷左僕射提舉太平興國宮

魏杞罷右僕射提舉太平興國宮

顥罷相制曰熙帝載而宅百撥柄莫重於鼎臣代天工而曠庶官義難安於宰路乃眷弼諧之老比愆變

理之宜爰即所廷誕楊免策具官秉心夷易制行簡  
 廉悃悞無華風采夙高於政事剛明有守聲徽遂壓  
 於搢紳藉其惇德而有容謂可協恭而圖任亟繇外  
 服擢冠中台豈其歲律之移寢咈岩瞻之望雖勉奉  
 公之一意式乖經國之遠猷進英俊以強本朝罕聞  
 引類發德音而下明詔方佇責成馴于至日之和忽  
 駭冬雷之咎覩禋符之相盪顧遜牘以屢騰哀職已  
 虧輿言弗置聽解釣樞之劇歸從祠館之游相亦用  
 終我惟祇誥於戲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嘆論道之非  
 因災異而劾三公實召應天之媿尚虔威命毋怠省

循洪邁詞

用

杞罷相制曰朕勵精思又克已用賢天既全付予有  
 家術莫先於更化我惟無斁其康事誼實賴於同寅  
 豈伊圖任之良浸爽具瞻之望粵其定令亶告在廷  
具官魏杞經德不回處心無兢淵源所紹蔚為復貫之純  
 才韞積而藏見謂逸羣之美器自席珍而待聘能宿  
 道以鄉方度越彝章超登鼎輔既優游於廊廟茲在  
 苒於歲時陳治平之原始乏嘉謀嘉猷之告后開英  
 俊之路或非常伯常任之準人繫職業之徒勞致青  
 災之謫見當雷在地中之候駭令興離治之祥咎證

不虛師虞未馱豐覽告歸之請願從策免之科優以奉祠聽其釋位於戲持國之柄為將相所期熙載之功勅天之命惟時幾敢追動威之懼尚全素履以稱明恩

二相之罷竝以郊祀雷變故也○乾道八年正月詔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魏杞落觀文殿學士以信任職吏前任平江府簽判管鈞故也十年十一月詔端明殿學士魏杞復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從其請也

同日陳俊卿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除

劉珙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四年七月壬戌兼參知政事

珙字共父建寧人子羽之子也

乾道四年戊子

二月蔣芾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皇天眷求一德實右序於我家丞相助理萬機

盍登崇於王佐有若奭邦之哲時為命世之才肆顯

拜於中台用允釐於眾職咨爾在列服予成言具官蔣芾

篤實而疏通高明而警敏學足以傳聖人之道智足

以決天下之疑蚤以英聲儀於要路慮無遺策每加

造膝之言誼不顧私獨盡匪躬之節自贊襄於大政

益奮發於壯猷指前事之不然力圖改作建宏摹而特起自詭必成憂邊思職而預備不虞選賢與能而漸開公道朕方相時而變化愛日而即功謂柱石之臣當計安於社稷而廟堂之任非徒守於簿書奉法循理者未足以有為善謀能斷者乃堪於大用爰稽人望擢秉國鈞領樞廷宥密之司兼史筆鋪張之寄徹土田於公社峻品秩於文階疏寵甚優責成笨重於戲朕欲役使羣動爾則謹號令之行朕欲照臨百官爾則當賞刑之用上變調於元氣下綏靜於生民以能立太平之基其克有無窮之聞

莫濟詞

己巳王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右朝奉大夫試兵部侍

郎賜同進士出身除

七月蔣芾罷右僕射

以母喪去位

十月庚子起復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辭免依舊持服○淳熙二年臣寮論觀文殿大

學士蔣芾與王炎張說欺君之罪詔芾落觀文

殿大學士建昌軍居住七年正月以正議大夫

提舉洞霄宮九年六月詔以正奉大夫致仕從

其請也贈資政殿大學士

八月辛亥劉珙罷同知樞密院事

知隆興府

珙自乾道三年十一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  
八月罷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未受復改是  
命遂自新除端明殿學士知隆興府乾道五年  
十月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荆南府尋丁  
母憂七年三月起復除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  
撫使辭免依舊持服九年閏正月珙自資政殿  
學士知潭州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潭州淳  
熙元年除知建康府四年三月詔劉珙居守建  
康績効顯著可除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五年  
七月以通議大夫致仕後贈光祿大夫珙薨上

為輟朝謚曰忠肅○珙丁外艱明年起復同知  
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卽喪次  
宣押奏事其書昌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  
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  
典况吾大臣又當體國母以家事辭王事也公  
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辭甚切至最後言  
曰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  
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况陛  
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驩而以衰經不祥之儀  
造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

使仇虜聞之亦必以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思慮而卒不敢起也朱元晦作○珙知潭州安撫湖南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數路騷動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逐之則有若周公之典在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為也哉○湖南李全叛珙既平之孝宗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

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政清公乃喟然嘆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為請於朝乞擇守宰寬賦斂以安吾民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嚴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為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淳熙中孝宗皇帝顧輔臣圖議恢復珙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



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公曰宣王  
 中興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  
 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夷狄  
 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非一旦率然  
 僥倖之所為也上以公言為然○珙疾亟草遺  
 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任文以為近習用事之戒  
 且言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  
 媒其身將師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  
 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高咎皆在是願  
 亟加屏逐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

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  
 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眾賢

彙進而羣小黜伏矣

竝行狀

十月庚子陳俊卿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

密使

制曰得賢而立邦基允謂保民之要宅揆而熙帝載  
 莫如選眾之公迺眷大儒時惟舊德肆延登於次輔  
 用光啟於丕圖誕敷顯冊之言播告路朝之士具官陳俊  
 卿宏深而簡遠敦厚而純明學通六藝之文識照萬  
 微之會久周旋於中外益奮發於材猷更治民以考

功屢服蕃宣之寄圖任人而共政其昭翼亮之忠特立宏摹不趨小利休休容善曾無媚忌之心蹇蹇匪躬克有堅剛之節朕方講明王道建置相臣謂舉偏補弊者要在必為應變守文者固當竝命是用升鼎席辨章之任兼樞庭宥密之私總史籍以提綱胙公圭而啟宇哀加異數昭示至恩於戲相須成體者君臣之情罔不同心者丞弼之義以蕭相之規隨而率大卞以房社之謀斷而愜遠猷能求配於古人乃有辭於永世

時起復蔣芾為左僕射以俊卿為右僕射芾辭

乞終喪從之○時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竝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詐傳聖旨增築州城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後兩日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云云翌日面奏上色甚愠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劉珙進對語切忤上意既退

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即藏去  
密具奏明日復申前請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珙  
正直有才願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  
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  
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章奏抵  
突被命稽留之罪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  
許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乾道五年

己丑

二月甲辰王炎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除兼同知國用事

三月以左中大夫王炎為四川宣撫使依舊參  
知政事七年七月參知政事王炎授樞密使左  
太中大夫依前四川宣撫使

制曰周公碩膚而四國是皇亦既久臨於井絡吉甫  
文武而萬邦為憲莫如就正於斗樞雖未賦三年之  
歸固宜先多祉之受我有渙號人其樂聞

具官王炎 迪志

高明賦材英傑負博古通今之學濟康時經遠之謀  
臯陶之翼舜朝選雖以衆張良之從漢祖授或自天  
粵貳政於中臺即宣威於全蜀慮無遺策事不辭難  
和衆安民得懽心於將帥補軍蒐乘勵武節於邊疆

邦儲裕於廛阯國馬蕃於互市以其圭覲固深簡於  
 朕懷無使哀歸復重違於人望何惜異數於昭壯猷  
 二府分班左右幹鈞樞之柄太微占象東西齊將相  
 之光按四品以升階度諸侯而賜爵載疇多邑併寵  
 元戎匪時信臣孰對隆委於戲樞機之重中外所同  
 西顧未寬則藉精神而折千里羣方庶定則還俊

以強本朝往單厥心終濟予治

周必大詞

同日梁克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除四月

壬辰兼參知政事

克家字叔子 軍人舉進士第一

六月己酉虞允文樞密使

自資政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召除

制曰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

告成於上或飲御諸友受祉於朝君臣俱榮中外作

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奮庸既追繼於前哲式

序在位宜特隆於寵章

具官虞允文

學貫道原謀經帝載

眇綿在炳識獨照於幾微酬酢佑神動自諧於節奏

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荐職政塗茂昭賢業

俾宣使指往撫坤隅明師律於蠱蔽之餘拔人才於

隱約之際振威靈於遠俗勿士引枚寬賦斂於疲氓

以為保障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茲命遄歸

協圖內治方倚毗於兵柄肆就正於使名載行爰田  
 併加真食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  
 之嚴夙夜基命英雋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勵於壯猷  
 以弼成於丕業

注應長詞

八月己丑陳俊卿左僕射

自右僕射除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

虞允文右僕射

自樞密使除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左僕射制曰朕聞明主以論相為職大臣以格  
 天為功欲高明之弗違蓋俯仰之無媿者言良弼克  
 迪前修率其忠忱持以悠久惟丕釐於景命在灼見  
 於俊心肆舉徽章式昭異數

具官陳俊卿

學探道與躬踐

聖謨和順積中優造日新之盛發揚詡物悉皆時措  
 之宜參秉政機獨司宰職嚴恭有恪每進盡忠之規  
 儆戒無虞力陳經遠之計立身靡牽於毀譽取人罔  
 間於舊新既蹇蹇以匪躬復緜緜而有裕茲登庸於  
 上相仍兼統於樞元超進文階陪敦井賦以馭其貴  
 豈徒極名器之崇邁觀厥成將以究規模之遠於戲  
 任大守重居安思危簡在上帝之心予敢忘於顧諟  
 可久賢人之德爾毋怠於欽承其茂乃猷以輔予治  
 允文右僕射制曰朕洪惟國朝之制竝建宰輔之司  
 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獻可替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

惟日兢惕茂乃后德交修繫賴於同寅揚于王廷孚  
 號式新於羣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具官虞蘊識精  
 微受才闕博自任以重心常在於生民匪夷所思智  
 夙超於羣物獨發奇策克成雋功荐膺圖任之嚴尤  
 罄弼諧之益頃自右府往臨西師原隰既平藜藿不  
 採晝日三接備聞入告之敵泰階六符益炳具瞻之  
 望雖進膺於異數念未究於宏規茲陟辨章之崇仍  
 兼宥密之舊起加爵秩增衍并封寵光既優委任架  
 重於戲惟安危之注意蓋文武之兼資經營四方已  
 昭著於成績總領衆職其茂恢於遠圖庶無兢之維

人亦有辭於永世

乾道六年 庚寅

五月陳俊卿罷左僕相

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

制曰宅百揆以奮庸允賴弼諧之長總十連而建屏  
 更資牧御之良迺賸元臣久煩幾務祈解秉鈞之任  
 爰分制聞之權我有明緡告於列位具官陳性資端  
 慤道術通明傅羽翼於初潛早識經綸之器竭股肱  
 於詳試備輸啟沃之忠自登鼎司雅厭時望贊萬機  
 而裁決克謹其微佐百度以彌縫率歸於正方倚同  
 心之助迄成經遠之圖而乃壘負囊封願還印綬既

屢形於優詔曾莫奪於忱衷入備三公雖總方而議政出為二伯亦分職以理民惟時委寄之隆豈有中  
外之間勉從雅志庸渙茂恩冠祕殿以通班不改岩  
瞻之望開全閩而作牧何殊畫錦之歸以昭體貌之  
私以厚始終之眷於戲山甫之將王命既勤補袞之  
功申伯之式南邦宜被錫圭之寵往茂幹方之略勿  
忘告后之猷

陳良佑詞

俊卿自乾道四年十月拜右僕射五年八月拜  
左僕射是年五月罷入相二年餘○初允文之  
始相也建議遣使金虜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

以為未可復手疏陳之上感其言事得少緩至  
是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手札諭俊卿曰朕  
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膻者四十餘年今欲遣  
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焦勞萬  
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  
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  
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  
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  
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  
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

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  
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  
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  
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  
去為請三上乃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  
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使未可輕遣允文遂  
遣使竟不獲其要領○俊卿在相位曾覲官滿  
當代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  
曰覲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出視  
及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

覲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  
之俊卿既去覲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  
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七年三月遷左  
銀青光祿大夫八年八月詔知福州陳俊卿提  
舉洞霄宮以引病丐祠從所請也淳熙元年十  
月再知福州四年五月除特進提舉洞霄宮從  
所請也五年七月以判隆興府陳俊卿判建康  
府七年四月加少保八年二月除醴泉觀使往  
外任便居住進封申國公十年五月詔除少傅  
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以疾從其請也六月



詔陳俊卿已除少傅致仕所有應干恩數等竝  
 依前宰相例施行十一月詔竝依史浩昨除少  
 傅已得指揮施行十三年正月詔曰屬茲歲首  
 奉我親歡制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福國  
 公陳俊卿授少師進封魏國公初封申福國公  
後封魏謚正獻  
 閏五月癸巳梁克家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兼同知國  
用事七年三月癸未兼權知樞密院事

乾道七年辛卯

三月己卯張說簽書樞密院事自明州觀察使知閣  
門事兼樞密副都承

除旨

戊子自簽書樞密院事改除安慶軍節度使提  
 舉萬壽觀八年二月癸丑自提舉萬壽觀復除  
 簽書樞密院事○初張說自知閣門事除簽樞  
 侍講張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請  
 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  
 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文武誠不  
 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  
 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  
 之怒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主說明年  
 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說後竟謫死云○

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為右職妻憲聖  
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閣門事

乾道八年壬辰

二月辛亥虞允文左丞相自右僕射除特進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

梁克家右丞相自參知政事除兼樞密使

允文左丞相制曰朕紹休聖緒注意元台仰惟前代

而廸厥官期咸寧於萬國爰立作相而置諸左肆命

總於百工肇新岩石之瞻丕聳朝紳之聽具官虞德允文

全而才鉅氣裕而志剛以襲經華國之文成應變安

民之武有力則陳而有敵則告恢恢致主之謀無利

不興而無害不除凜凜濟時之望徧儀中外久幹幹鈞

樞以修明政教為先以獎拔賢能為急鎮物如嵩岱

之勢其孰敢搖決事若著龜之明夫何能惑革乃因

循之弊副予綜覈之方勤勞弗懈於初終廟啟沃愈殫

於朝夕朕參稽古誼考協官稱運道揆於朝堂現無

不統繫司存於禁省體有未專茲用新書首褒茂宰

益展在前之略式符虛左之求仍總鴻樞特超賜位

啟明名邦於西土行奉邑於多田以煥天文三階之光

以增國勢九鼎之重於戲自周而上弼諧之道可稽

由漢以來宰輔之官屢易惟正其名可以求其實惟

舉其要可以治其詳朕欲比德唐虞汝則監臯夔之  
事業朕欲希功文武汝則觀旦奭之規摹尚無媿於  
前聞斯有辭於永世

周必大詞

克家右丞相制曰稷暨益以同謨舜帝謹幾康之戒  
召與周而並相成王資左右之功朕肇正宰司簡求  
人望茲延登於次輔其具諗於廣庭

具官梁克家

行粹而

才高道醇而守正躬含章之素履茂格物之清規忠  
以事君告嘉猷而無隱敏於應務斷大事而有餘自  
進位於疑丞每協恭於廊廟恢四維而勵俗熙庶績  
以圖寧名實混淆汝則力裨於總覈事為苟且汝則

密贊於更張凜有名臣之風浸隆賢弼之望朕方精  
求至理思茂永圖選衆而舉臯陶雖予衷之素定夢  
帝而賚傳說亦天意之使然會官制之適新宜國成  
之對秉同心輔政觀二臣調變之能經體贊元革三  
府辨章之號旣端其本亦奮爾庸特超四等之階誕  
昭優渥參幹萬兵之柄滋厚倚毗肇開公社之封併  
衍國租之入若時異數實越常彝於戲祖宗闕遠之  
規朕方力紹今古弼諧之議汝則深知當正名求治  
之時任熙載亮功之寄進一言必曰順天之道立一  
事必曰因民之情惟百官各得其宜則萬務悉歸於

理勉思交飭允答具瞻

允文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獨相二年餘是年二月進左丞相兼樞使而命梁克家為右丞相○淳熙十三年二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儀國公梁克家授特進封鄭國公

○是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勅門下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在商湯時則有若仲虺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召或左或右皆見於經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

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誼虜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則事成為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庶幾採前代之舊成本朝之制焉

周必大作

三月戊子詔侍中與中書尚書二令官制雖存皆設而不除可竝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丙申詳定一司勅令所言近承詔書改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左右丞相拜又承指揮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官制以左右丞相充其位本

所已依指揮將條法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及將左右僕射改以左右丞相立文外今照得紹熙舊法內一項諸太師太傅太保尚書左右僕射為宰相竊詳元豐元符舊令止以三省長官僕射為宰相所有三公亦為宰相蓋自政和以後因人創立即與舊制拜見今所行不同今欲於元條三少字下刪至為宰相字上却於太保為三公字下添入左右丞相為宰相字在少師字上緣尚書左右僕射舊非三省長官故為從一品今來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

位即合為正一品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從之

癸丑王之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權尚書

賜同進士出身除

丙寅曾懷參知政事自戶部尚書賜進士出身除

八年十一月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

九月戊寅虞允文罷左丞相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

國公

制曰保王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功紹大業而綏四方正賴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鈞宣勞既積

於我家求去願還於相綏宜加隆委就錫優恩誕告  
大廷敷為茂命允具官虞文高風鎮物與學潛神謀謨具  
合於著龜誠信自期於金石式疇瞻知寢陟顯途方  
為言語之官已蒞師干之事曩江干之開釁窺重險  
以馮陵煽稜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兇匪茹斷  
流正擬於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筆坐失羣  
雄之七筮居成萬里之全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為  
之增重永言忠壯厥有本原遂持樞宥之權即奉岷  
梁之使噐與名竝位由德躋贊法座之懿網實相以  
濟翊岩廊之景化有功見知方觀績用之優乃上封

章之力重違其請實難輟於弼諧庸聽其歸蓋雅資  
於綏撫是用錫榮名於孤保寵鉅鎮之節旄以昭左  
棘之華以大中軍之制胙之成國行以爰田為六十  
州晏粲之基啟八百國興隆之勢於戲陳平盡護漢  
家倚以差強李靖一行唐室於焉大競勉迪徽數用  
恢遠圖

宣撫使王炎召還儀代之者允文請行遂有是  
命至興元未幾以疾革請致仕拜少傅卒淳熙  
元年四月贈少師四年十二月上幸茅灘講武  
戈鎧光明進退坐作精習衆十萬皆騎銳工顧

輔臣太息曰頃者虞相力行揀汰之法衆論皆以為不可今諸軍無一老弱始見成效六年四月上思采石之功詔特贈太傅謚忠肅始封濟華後封

乾道九年癸巳

正月辛未王之奇罷簽書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淮南路安

使撫

之奇自乾道八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幾一年

乙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自安慶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除

沈復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戶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

實錄院同修選除

辛巳鄭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權刑部尚書兼侍讀兼

修玉牒官除

已丑王炎罷樞密使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炎自乾道四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五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年七月拜樞密使依前四川宣撫使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五月○淳熙元年

十二月以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二年五月臣僚論蔣芾王炎張說欺君之罪竝詔落

職居住炎落觀文殿學士袁州居住三年七月  
上宣諭龔茂良等曰有一事累日欲與卿言昨  
湯邦彥論蔣芾王炎張說三人者朕思之王炎  
似無大過非二人之比茂良等奏仰見聖明洞  
照邦彥所論王炎事多非其實人皆能言之宜  
蒙聖恩寬貸上曰未欲便與差遣且今自便三  
年十二月中大夫新知荆南府王炎復資政殿  
大學士以赦恩檢舉也後以通議大夫致仕贈  
銀青光祿大夫

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右丞相

自左宣奉大夫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

制曰宅百揆以亮工夙重股肱之寄殿大邦而維屏  
允資牧御之良進退雖列於兩塗中外蓋同於一體  
眷惟右輔求解近司肆頒詔綍之公用亶朝紳之聽

具官梁克家

清名肅物雅量鎮浮蹈君子之中庸夷險不

更其守備賢人之德業語默必惟其時曩收晁董之  
科亟奉嚴徐之對言謨罄忠嘉之蘊文章舒邦國之  
華越自禁林晉陪廟論參基命於宥密且宣夙夜之  
獨贊獨化於陶鈞遂處弼諧之任再基於此百度向  
成以用人為立政之先以劭農為富民之本方共熙  
於庶績乃願釋於繁機累貢奏封力陳疾疢閉平津



之間弗為朕留圖申伯之居勉從爾志學士冠延恩之寵富沙號節鎮之雄併舉徽章式昭異眷於戲入而論道既隆岩石之瞻出則剖符增煥潛蕃之望往祇茂渥尚告遠猷

王准詞

克家自乾道八年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罷入相一年及八月淳熙元年十二月詔宰相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制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觀文殿大學士六年正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梁克家知福州淳熙八年正月乞宮祠上曰與復觀文殿大

學士依舊知福州九年詔為醴泉觀使兼侍講

甲戌曾懷右丞相

自參知政事遷左宣奉大夫除

制曰朕丕承慈訓允迪大猷制治保邦克謹幾康之

戒圖事揆策是資弼亮之賢肆登進於舊人爰敷告

於列位具官器博而用遠實大而聲聞謙謙崇君子

之風卑以自牧蹇蹇勵王臣之操知無不為夙推心

德之同起赴事功之會清而容物善靡近名服在案

塗持橐罄論思之効擢居計相理財通損益之宜惟

道學之素優故經綸之有裕比協輿人之望俾參大

政之元閱歲于茲厥功甚茂總諸儒而著錄寶牒用

光贊百度以彌縫朝綱式叙顧岩瞻之允屬適鼎席  
 之方虛寵陞右輔之聯鈔幹洪均之重肇開公社增  
 峻文階以昭物采之華以侈圭腴之盛於戲魏相務  
 行故事漢家果致於中興房喬善建嘉謀唐室遂隆  
 於正觀矧惟廼祖實相昭陵其克對於前聞以有辭  
 於永世王淮詞

同日張說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鄭聞參知政事自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沈復同知樞密院自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十二月甲子沈復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左中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

荆南府

復自是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同知

樞密院事是月罷在樞府幾一年○初復除簽

書樞密院事時梁克家為右丞相朝有大政必

與復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筦實以恩進復守

正不阿議多不合十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克家去國復亦丐退章屢上累詔不允最後

還其奏復在告待罪上遣使諭之至是遂有是

命

已丑姚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是歲定百官雜壓次序諸太師太傅太保左  
丞相右丞相少師少傅少保樞密使開府儀同  
三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樞  
密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特  
進觀文殿大學士太尉太子少師少傅少保觀  
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

附見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七終

